

CHENMO 陈默
HAIGU 骸骨

不腐烂、不变质的情感，却令人战栗
你相信吗？人死之后可能没有灵魂，
但他的意愿会顽强地保存下来，通过某种形式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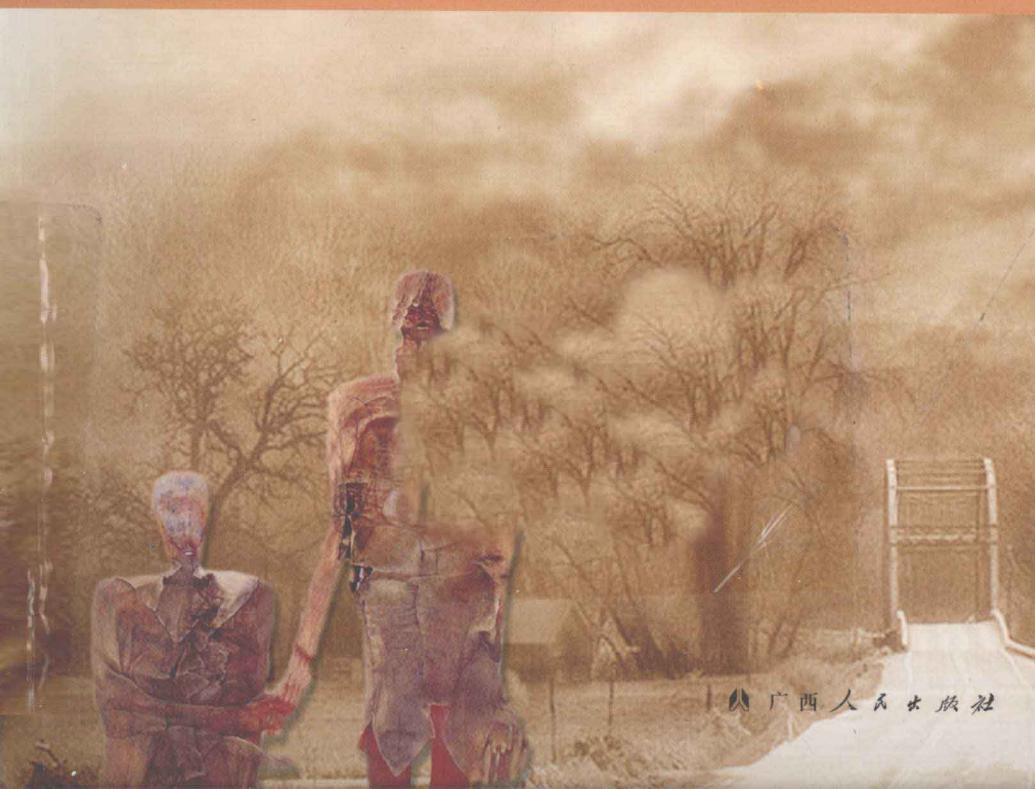
于左
著

沉默的骸骨

海滩上的人骨到底是谁？

消失的价值不菲的国画，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门窗紧闭的房间，凶手如何蒸发？

没有尸体，没有现场，你能破解谜题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于左 著



沉默的骸骨

CHENMO 沉默
HAIGU 骸骨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沉默的骸骨 / 于左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219-07724-5

I. ①沉… II. ①于…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426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 划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封面设计 李彦媛
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724-5/1·145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I 目录

人骨与弃车	001
陌路夫妻	018
预感死亡	039
剧毒纸片	060
窃贼	080
骨骼标本	104
副馆长的秘密	133
暗夜威胁	162
蹊跷的命案	182
扑朔迷离	207
真相	239
最后的通话	267
尾声	282

人骨与弃车

其实那是一块人骨，从形状上看它接近卵形，不到两厘米厚，表面洁白而有光泽，带着一种玉石才有的温润。可能是人的头盖骨或者大腿骨上崩下的碎片，也有可能是一块完整的髌骨。

陕西游客挽起裤角，蹚着海水走到几块礁石中间，在礁石的缝隙中发现它，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件颇有历史的古玩，兴奋地回头招呼他的女同伴，“你快来，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女同伴探过头去，“是海里长的吗？可以吃吗？”

“不可以，看颜色好像是一块古玉。”

“海里怎么会有古玉？你从哪儿捡的？”

陕西游客盯着那块骨头，抬起一只脚，用脚尖胡乱向前一指。女同伴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看见了那几块黑色的礁石，礁石旁边靠水的地方还漂着另一样东西，

细而弯曲，同样颜色莹白，质地坚硬。

初次见到大海的人总是那么兴奋，那么好奇，在海滩上看见什么捡什么。两个陕西游客的提袋里，现在已经装进去不少死蛤蜊、开口的牡蛎、躲着寄居蟹的小海螺和黑色的小螃蟹。女同伴上前几步，把那根很像肋骨的东西捡起来，“我也找到一个，你看这是什么啊？古玉怎么是这样的？”

陕西游客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皱着眉头翻看手里的骨头，猜想也许这附近有一艘古代的沉船，或者海浪在哪里冲毁了一座古墓，把这些古旧的东西冲到海滩上来了。但手里这块疑似古玉的东西分量太轻，又缺少足够的光泽。古代在海边有所谓的“龙涎香”，据说就是白色的，莫非这就是一块龙涎香？他凑近闻了闻，闻不到半点香气，只有一股海水的咸腥气味。

陕西游客抬起头，向远处搜寻，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这个希望很快就实现了，他和女同伴几乎同时看到了那一颗人头骨，靠在一块礁石旁边。

可怕的发现令两人感到震惊，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人头骨看上去颜色莹白，质地坚硬，与他们手中的东西一模一样。慢慢地，他们开始明白自己拿在手里的，不是什么洁白温润的古玉，也不是传说中的什么龙涎香，而是两块白森森的人骨头。

两个人愣在那里，水中骷髅那两只空空的眼洞朝向岸边，保持着一个仰望的姿态，下面的一半还浸泡在海水中。脑壳上面挂着的海藻已经被海风吹干，黑糊糊地贴在头骨上，像是胡乱戴上去的假头套，一个破烂的、做工拙劣的假头套。海水轻轻荡漾，骷髅被海水推动，一下一下轻轻磕碰着坚硬的礁石，发出阴森的声音，鼻孔的空洞、牙齿和腭骨也依次从海水中显露出来。

陕西女子丢掉手里的肋骨，尖叫起来，一阵咸腥的海风吹过来，在这样的海风中，即使最尖厉的叫声也无法传送到很远的地方。

刑警队的雷亚峰、富莉赶到海滩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个受到惊吓的陕西游客神情沮丧，激动地回答着富莉的问题，一边互相埋怨。

雷亚峰调整好相机，开始给海滩上的人骨拍照，他发现除了两个陕西游客找到的几块人骨，附近的海滩上还有不少。根据人骨散落的情形来看，雷亚峰断定它们来自海上，随着海水漂到这里，又被冲到岸上，所以分布的范围比较大。比拍照更重要的，是尽量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于是拍过几处之后，雷亚峰收起了相机。

富莉记录下陕西游客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告诉他们可以走了，如果有问题，可能还会找他们核实。两人是一对新婚夫妇，最开始发现珍宝的欣喜早已经消失，他

们现在感觉非常晦气，垂着头慢慢离开海滩。

“嘿，挺可爱的一对儿。怎么是他们发现的这些？捡点儿什么不行啊，现在可好，美妙的蜜月旅行算是泡汤了。”富莉摇头，从心底里同情起那一对新人。

雷亚峰戴上手套，“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一对新人在蜜月旅行的时候竟然能找到一堆人骨，这种概率肯定比买彩票中大奖还小吧？”

富莉在脸前摆一摆手，说：“谁和你讲概率？坏事和好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总之，这是一次奇特的新婚旅行，那一对新人将终生难忘。”

“喜欢说风凉话的人，一般都缺少同情心。”

雷亚峰把到嘴边的一句话咽回去，和富莉蹲在礁石边，仔细观察那个人头骨。人头骨的体积比较大，骨质粗糙，眉弓突起，应该是一个男性。周围没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照片已经拍过了，雷亚峰把人头骨从水里拿出来，躲藏在下面的几只灰色小蟹受到惊吓，迅速爬进水里去。

雷亚峰看了看颅腔，“里面还躲着一只，小蟹也啃骨头吗？”

富莉说：“它们只是把它当成了一块石头，放掉它吧。”

雷亚峰把人头骨倒过来，小蟹掉进海水里，看起来只有指甲大小。“现在里面好像没有了。骷髅里如果藏着一只小蟹，到了夜里突然发出一阵阵敲击的声音，听上去是不是很恐怖？肯定会把技术科的人吓个半死。”

“他们什么没见过，要说害怕，估计也是骷髅害怕他们。”富莉说着，帮助雷亚峰把人头骨装进一只塑料袋中，两个人开始沿着海滩分头寻找。

这里是一处偏僻的海岸，紧邻海滨浴场，靠近城郊。眼下还不到旅游旺季，周围行人稀少，所以两个警察沿着海滩拍照搜索，一直没有引来闲人的围观。下午三点多钟，两个人聚到一起，汇总各自的发现，找到的疑似人骨总共将近一百块。

富莉说：“人体一共二百零六块骨头，如果这些都属于同一个人，还是缺了一些。”

雷亚峰看看天色还早，从富莉的袋子中拣了几块大一些的骨头，放进自己的袋子里拎着，让她沿着海滩向东走，顺便再找一找，他自己向西，如果没有特别的发现，今天的搜寻就可以结束，剩下的事回头再说。

向西走出一段就是公共的海滨浴场了。现在是六月，海水还挺凉，但海里已经有人在游泳，浴场的海滩上却少有人迹。空荡荡的沙滩平整干净，被海水冲上岸的一些海藻已经干枯了，变成黑色，与破碎的贝壳一起，在

沙滩上留下一道清晰的水际线。如果有人骨被冲到海岸上，应该在这条水际线附近，很容易分辨出来，所以雷亚峰一路向西，走得很快。

浴场管理员看见雷亚峰，远远迎过来，他盯着雷亚峰手里的塑料袋，一声不吭。雷亚峰注意到他的视线，等他走近了，索性把袋子拿给他看，问他在附近有没有见到类似的东西。管理员拿出来两块人骨认真察看，甚至还凑近鼻子闻一闻，仿佛在菜市场挑选海鲜的一位挑剔的买家，要检查一下这些人骨是否新鲜。然后他才慢悠悠地问：“这些全都是人的骨头吗？有人被杀了？”管理员讲话时声音响亮，底气十足，唇边露出一口白牙整齐坚实，一双赤脚和裸露的小腿晒得很黑。看来，阳光和海水真是有益人的健康。雷亚峰站在他面前，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虚弱。

雷亚峰说：“现在还不清楚，这种东西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所以要好好查一查。”

“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会把游客都吓跑的。”管理员说着，把手里的人骨放回去，顺便又拿出那个人头骨，双手捧住，面对面端详，“能看出男人女人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说不定我以前还见过这个人。”

雷亚峰不想听他胡扯，抖一抖塑料袋，示意他放回去。管理员把人头骨放回袋子里，说：“人骨头我最近倒

没有看到，那边的海滩上停着一辆小汽车，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没人来开走，看上去怪怪的。”

“我反正要往那边走，带我过去看看汽车吧。”雷亚峰说道。

两个人沿着海滩继续向西，管理员说：“被海潮冲到岸边的尸体我倒是见过。几年前，有一个男人的企业倒闭，欠了太多的外债，投海自杀，一直没有打捞到尸体。两个多月以后他被冲回到岸边，就躺在这片沙滩上。很奇怪，当初他投海的时候也是在这附近，基本上从哪里进去的又从哪里出来。人的身体在海水里泡了那么长时间，看不到多少肉了，虽然是乱乎乎的一团，但还能看出一个人的形状，没有完全散架，骨头也不像这个干净。依我看，你捡的这些骨头太干净了，不会是假的吧？”

雷亚峰说：“真的假的现在还不好说，要回去检查。就算是假的，留在海边也不合适。”他一边说，一边留意着海滩，浴场这边再没有发现一块人骨。

管理员说：“也可能这个人泡在海里的时间更长，身上的肉完全被鱼吃干净了。海里的一些鱼可是吃人肉的，知道什么鱼最喜欢吃人肉吗？”

老生常谈。每年的旅游季节，类似的话题，类似的故事，管理员在那些外地游客面前不知道要讲多少次。那些游客百般无聊，总是迫不及待地追问是什么鱼，那

这个时候，管理员总是会轻咳一声，慢慢告诉他们。现在他等着雷亚峰来问他，雷亚峰却扭头盯着海滩，假装没有听到。

管理员等了一会儿，终于忍耐不住，轻咳一声，有点生气地说：“这种事，你们警察当然没有我内行，告诉你吧，是鳗鱼。那些家伙喜欢吃软一些的肉，所以它们总是先把尸体的肚子咬开……”

这样的话题让人反胃，雷亚峰不想再听，打断他的话，指着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问：“你刚才说的是那辆车吗？”

管理员知趣地闭嘴，领着雷亚峰走到轿车旁。这是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面向大海停在沙滩上。汽车的两只前轮已经陷到沙子里，保险杠也快要被沙子埋住。前两天夜里涨大潮的时候，海水涌上来，淘空了车轮下的沙子，车轮慢慢陷下去，随后涌上来的海水再把沙子带过来，填满周围的空隙，看起来车轮已与海滩紧密地融合成为一体。这样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证明皇冠汽车已经在海边停了很长时间。

雷亚峰问管理员什么时候发现这辆汽车的，管理员回忆说：“它什么时候开到这儿的，我不太清楚。上周四下午那一场大雨之后，我到海滩上查看，就看见它停在这里了。当时我以为汽车里有人，我还想，这个傻瓜为

什么把车开到沙滩上，等会儿看你怎么把车开出去。结果它一直停到了现在。”

汽车是本地的牌照，大概有九成新，可以肯定不是一辆被遗弃的旧车。这个型号的皇冠车雷亚峰开过一次，方向盘很轻很敏感，发动机的噪声极小，刚上手的时候雷亚峰不太习惯那种轻盈的感觉，但很快就适应了，那种近似腾飞的感觉后来让雷亚峰很留恋。不过，这样一部车要卖三十多万元，依雷亚峰的财力，只能想想而已。

皇冠汽车前门的玻璃已经被打破，雷亚峰探头向车里看了看。这辆车在空旷的海滩上停了那么久，不知道多少人到车里搜寻过了，雷亚峰没指望能发现什么。果然，车里空空的，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管理员说：“我最早看到它的时候，车窗玻璃还没碎，第二天再过来看，就成这个样子了。它没有被人偷走，真是奇怪。”

“没有什么奇怪的，陷在沙滩上的汽车是开不走的，只有用拖车才能把它拉出来。给交警队打电话问问吧，这种事归他们管。”雷亚峰说道。他不想管闲事，满大街的汽车，每天总有一些被主人丢弃的，不值得浪费精力，海滩上发现的这些人骨头还不知道会扯出什么事来。

管理员答应一声，向着浴场那边慢慢走回去。雷亚峰知道他也不会给交警队打电话的，这里不是公共浴场，

汽车停在这里并不违规，交警队管不着，最终还是要汽车的主人自己来处理，或者它会一直在这里停下去，慢慢烂成一堆废铁，任人拆解。

今天的搜索到此结束。雷亚峰离开海滩，一边慢慢走上海边的小路，一边打电话给富莉，听她说她那边也没有更多的发现，雷亚峰就让她开车过来接自己，今天收工。

海滨的小路是一条水泥路，不太宽，两辆小汽车相对驶过都比较困难，水泥路和海滩之间隔着一道石砌的防浪墙，高出路面大约半米。这一段的海岸略微内凹，涨大潮的时候海水可以冲到近处，渐渐淘空了防浪墙的墙基，石头滚落下去，在墙上形成一道几米宽的豁口。皇冠汽车应该就是从这里离开水泥路，通过墙上的豁口开到沙滩上的。

雷亚峰蹲到防浪墙上抽烟，等着富莉，一边望着下面沙滩上的皇冠车。车主为什么要把汽车开到那里呢？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明白，把汽车开下去容易，但要把车子从松软的沙滩上开出来，绝对是妄想。雷亚峰盯着下面那个亮晃晃的黑色车顶，突然疑惑起来——如果车主只是心血来潮，把汽车开到沙滩上，应该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会想办法拖它上来。

这会不会是一辆偷来的汽车，被盗车贼抛弃到海边？

可是，这辆汽车还算是新车，完全可以卖一个不错的价钱，盗车贼好不容易偷到手，怎么舍得丢掉？而且是开到这片沙滩上来丢掉？

一支烟抽完，雷亚峰从防浪墙上跳下去，走回到皇冠车旁，拉开车门，重新检查。这一次，驾驶座位靠背上的一抹痕迹引起他的注意。那道痕迹呈暗褐色，在奶白色的真皮面料上并不显眼，凑近观察，痕迹比较新鲜，而且明显可以看出被人擦拭过。更重要的是，沿着痕迹向下，在车座边沿的皮革缝隙中有一道硬痂，同样是暗褐色。雷亚峰用手指轻轻一刮，一小片薄薄的硬痂迸起来，落到座位上。

雷亚峰小心把那片硬痂拈起来，它看上去很像是血液凝结之后形成的一片血痂。座位边沿另外几个褐色的斑点也像是滴落的血迹。仔细观察，方向盘上的一些污迹也很像干结的血，而且显出一些擦拭的痕迹。看起来，这辆皇冠车真有些来历，雷亚峰拿出了相机。

富莉开车过来，看见雷亚峰在沙滩上围着一辆汽车转悠，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富莉停在路上，按了几声喇叭，雷亚峰毫不理会。富莉只好下车，走下来问他怎么回事。雷亚峰指给她看车座上那一道浅淡的血痂，“这车停在这里几天了，车里有血迹。”

富莉打量皇冠汽车，“谁的车啊，怎么舍得停在这里

吹海风？”

“好像是被盗抢的车辆。可是，盗的抢的，更不应该丢在这里。”雷亚峰说完，注意到汽车后备箱有被撬过的痕迹，他过去打开，发现里边有用的东西早都被人拿光了。

“也许，车主把车开到这里来是为了自杀，现在人已经沉到海底了。”富莉说着，想起他们刚刚在海滩上找到那些人骨，“这辆车会不会和那些骨头有关系？”

“你的意思是，车主从这里投海，淹死之后，一身骨架被海水冲回到海滩上？你不觉得速度太快了？”

富莉摇头，“是有点儿太快了，而且汽车与散骨之间隔着一个一百多米宽的浴场。咱们别做无用功，还是打个电话吧，真相也许比想象的简单得多。”

富莉绕到车前，看着车牌给交警队打电话，报出皇冠车的牌号，请他们帮忙查一下这辆车的车主信息。很快，他们便从交警队那得知这辆汽车最近没有违章和肇事记录，也没有被盗被抢的报告。车主名叫董砚生，男性，一九七二年出生，在本市滨海区文化馆工作。

富莉记下董砚生的电话，把皇冠车所在的位置告诉交警队。然后她拨打董砚生的电话，对方却是关机。富莉盯着这辆被遗弃的汽车，皱起眉头，“雷亚峰，咱们今天可能真遇到一桩大案了，我怎么感觉那个叫董砚生的

家伙出事了？”

第二天一上班，雷亚峰和富莉把海滩上收集到散骨的情况向刑警队的高队长汇报，高队长让他们先把人骨送检，结果出来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雷亚峰又给高队长看自己拍摄的皇冠汽车的照片，简单说明了发现汽车的情况。

最近平静无事，没有特别急迫的任务，高队长就让他们两个人查一查这辆皇冠车和车主董砚生，又特意叮嘱他们：“尽快找到车主，确定他的下落。”

雷亚峰再次拨打董砚生的电话，依然是关机。滨海区文化馆与刑警队之间隔着几条街，不算太远，雷亚峰决定直接走过去看一看。

上午的文化馆里一片冷清，宽阔的大厅里正在举办摄影展览，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幅照片。那些照片上都是一些阴暗的房间，可以看到斑驳的墙壁、肮脏的地面、破旧的家具，布满尘土的桌面上一片凌乱。场景之中偶尔会出现一两个人物，表情麻木，衣衫破旧。不知道这些照片都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摄影师似乎对这种杂乱的、破破烂烂的场景很感兴趣。

看起来，照片已经挂在这里很久了，一些照片的边角卷翘起来，夏天的风从窗口、从阴暗的走廊深处吹过